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千里紅線



(台湾) 玉翎燕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千里紅線

(台湾) 玉翎燕

華文出版社

1988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千里红线》是台湾作家玉翎燕的一部新派武侠小说，该书是宋活本中《红线盗盒》的繁衍，中唐肃宗年间，侠女红线盗盒之后与魏州节度田承嗣展开一场激烈决斗，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最后终于挫败强大敌手。

千 里 红 线

(台湾) 玉翎燕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吉林省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总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5.1875 插页6

700 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版

第1次印刷

1—150.000 册

统一书号：ISBN 7—5075—0021—7/1.6 定价：9.80元

统一书号：ISBN 7—5075—0021—7/1.6

定价：9.80元 (1—3 册)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

Conrad 31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李乔的勇于揭露台湾黑社会的《蓝彩霞的春天》就是突出的例证；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

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

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圆里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破窠臼，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跃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碟》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

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赵紫阳总书记指出，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楔 子

中唐肃宗至德年间。

魏州节度使田承嗣的宅邸。

深夜，无星无月，刁斗森严，提铃喝令的人，围绕着四周，往来不绝，给人一种有如临大敌的感觉。

忽然，有一条纤小的人影，一闪而过，从屋檐上一翻而落，贴在墙角，没有一个人发觉。

在田承嗣卧室的外面，有两三百人围住，这些人都是田承嗣从他所统领军营里，挑选出来的。人人身体雄伟，孔武有力，而且又特别礼聘武功高的教习，训练他们的武艺。

这些贴身警卫队的人总共有三千，田承嗣特别给予他们一个称号，称之为“外宅男”。这些人唯一的责任，就是保护田承嗣的安全。

这些人每夜轮流到田承嗣的宅邸守夜，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点意外事件。事实上，有谁敢到魏博节度使的宅邸来捋虎须？

日久玩生，人的心里都有了松懈之意，尤其是在夜半之后，人都有了疲惫，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甚或有人坐在地上，拄着刀枪打瞌睡。

那条纤细的人影，在墙角贴立了一会，觑个空隙，有如一溜烟，从墙脚飞快地掠过一堆正在喝酒的警卫，来到另一端院墙，更不稍停，倏地一个倒翻。正好飞越过墙头，双手微微一搭墙沿，忽又一送，人似叶落随风，飘到地上，真正是声息俱无，点尘不惊。

院子里跟外面完全不同，没有一个人影，安静极了，但是，在安静中又给人有一种肃杀之气。

来人仿佛对于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丝毫不犹豫，挺身一个飞跃，掠过一个不小的鱼池，贴近一面窗子下面，伸手微微一撬，窗子掀开一道缝。只见他人一缩，飘身进入窗内。

窗内，有四个值夜的丫环，一个个睡得东倒西歪，口流涎涎。

来人稍微顿了一下，伸手从一个丫环的头上，拔下一根玉簪，那丫环居然毫无动静。

这时候，微弱的灯光之下，可以看到来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很快地走到里间，榻上睡着一个人。

黄色缎带包扎着头上的髻，浓浓的胡须露在被褥之上，一双浓眉，带着几分杀气。

头下枕着犀牛望月的枕头，枕旁放了一柄七星宝剑，就在宝剑的旁边，放置了一个金色的盒子。

来人悄然贴近榻旁，凝聚两眼的精光，注视到那只金盒子，里面有一张黄色绢，上面写着生辰八字，还有北斗神明的字样。

来人伸手拔出腰间的龙纹匕首，正准备刺下去，忽然中

途他又停手不前。

他的心里暗忖：

“田承嗣虽然暴虐，毕竟与我无仇，我又何必一定要取他的性命？再说，真的杀了他，对薛大人也未见得有利！算了！给他一次警告，让他知所警惕，也就够了！”

他想定了主意，便收起匕首，伸手将那十分精致的金盒子拿到手中，迅速地离开卧室。

这回他是从房门出去的，走到室外院落，正好一大片乌云遮盖住当空，大地一片漆黑。

他乘机溜到附近的墙脚，突然伸臂一弹，凌空拔起两丈高，单手一探，搭住墙头，忽又一个倒扯扬旗，避开墙上的铁蒺藜，一松手，落到墙外。

他只稍稍喘了一口气，伸手摸一摸揣在腰间的金盒子，心里有一种成功后的欣慰，禁不住自己露出笑容，长长嘘了口气，迈开大步，正要奔向归途。

因为他还要在天亮以前，奔驰几百里地，回到太行山的那边，潞州节度使的辖地。

他要借重自己的那匹坐骑，“踢雪乌云”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心爱良骥，日行千里不黑、夜跑八百不明。

就在他正要走到事先藏好坐骑的地方，他发觉不对，一个电旋回身，已经来不及了，一柄雪亮的宝剑，正指向他的心窝。

他很沉着，但是也很懊恼，他决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是功败垂成。

但是，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除非剑尖已经刺进他的心窝，他还是要作孤注一掷的拚斗。

他的手刚一搭上腰间的龙纹匕首，对方说话了：

“红线！”

被叫的人一惊，不觉退后一步，龙纹匕首已经掣在手中。

对方宝剑却顺势一收，随手又扯下脸上蒙面的黑巾，带着兴奋的口气说道：

“果然是你！红线！”

红线睁大眼睛，惊诧地一看，脱口叫道：

“龙涛哥！是你呀！”

龙涛纳剑入鞘，说道：

“红线！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们分手有六七年了吧！方才我看到有人从墙上翻身下落，那一式‘流云随风’的身形，只有你，红线！你真是愈来愈精湛了。”

红线望着龙涛，问道：

“龙涛哥！你现在是……？”

龙涛说道：

“田承嗣的‘外宅男’重金礼聘的教习。”

红线苦笑了一声说道：

“龙涛哥！你知道我现在那里？”

龙涛说道：

“我知道，你在潞州薛嵩那里。本来我要去找你的。……但是，临走的时候，师父再三叮咛，要我不去打扰你，他老人家说：你在潞州的功德未完，俗缘未了。我只有先回家去看看母亲和弟弟。路过魏州，就这样留下来了。”

红线黯然说道：

“真没有想到，我们会成为敌人！”

龙涛笑道：

“红线！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敌人。我如果把 你 当作 敌人，当你翻身下墙的时刻，我就鸣警捉人了。田承嗣不是东西，我早就想离开了。今天你刺杀了他，是天理报应。”

红线说道：

“我没有刺杀他。”

龙涛一愕，问道：

“那你来到这里，冒这么大的危险，为的是什么呢？”

红线说道：

“田承嗣对潞州有野心！……

龙涛抢着说道：

“田承嗣跟薛嵩不是儿女亲家吗？为什么还要动潞州的野心呢？”

红线苦笑说道：

“龙涛哥！我在潞州节度使处待了七年多，最大的收获便是看清楚了，官场种种，不是你我这种平民百姓所能想得到的。薛嵩当年把女儿嫁田承嗣的儿子，是奉命结亲。何况田承嗣这种人，勃勃的野心，岂是儿女亲家的关系，所能够束缚的！”

龙涛点点头，但是他又问道：

“你既然没有杀他，那你深夜来到魏州，又是为了什么吧？”

红线很平静地说道：

“警告他，让他知难而退，稍戡他的野心，龙涛哥！我在他枕边拿了个……”

她从怀里拿出金色的盒子。

龙涛虽然是“外宅男”的教习，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田承嗣的卧房，更谈不上看到这样贵重的盒子。

红线说道：

“这盒子里盛着田承嗣的生辰八字，是他最秘密的东西。我可以取走他的盒子，当然也可以取走他的性命，虽然他有三百‘外宅男’保护着，我仍然可以随时用匕首割下他的头颅……”

她的话刚说到这里，龙涛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虽然在星月无光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红线连忙问道：

“龙涛哥！你怎么啦？”

龙涛摇摇头，但是他立即又说道：

“红线！你不但有仁心，而且有见解，你的进步，我真为你高兴。你还要赶回潞州是不是？你赶快去吧！”

红线忽然说道：

“龙涛哥！象田承嗣这种人，你又何必跟他呢？良禽要择木而栖，以龙涛哥的才具武功，如遇明主，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

龙涛笑了笑，点点头说道：

“红线！你说的对极了！我的确不应该再跟田承嗣这种人做事。当初我以为，他是节度使，为他做事，就是为国家做事。现在我看清楚了他的为人，我是应该离开他。”

他停顿了一下，望着红线。

“红线！你知道，当初是我来投奔他的。而且他待我个人也不薄，我要走，也要有个理由，至少也应该让他知道，

我要走得光明磊落。”

红线沉吟了一会，缓缓地说道：

“龙涛哥！你做人向来是光明磊落的，我相信你的决定。不过，对我辈而言，注重大义，毋须特重小节，我不多言了，龙涛哥一切请多保重！

红线刚走到“踢雪乌云”之旁，龙涛突然叫道：

“红线！”

红线已经踏上马蹬，又放了下来。转身问道：

“龙涛哥！还有事吗？”

龙涛黯然低下头，稍稍停顿了一下，立即又抬起头来很开朗的说道：

“没有什么。我是告诉你，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现在都住在袁州乡下，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去看看他们。我母亲很想念你。”

红线立即说道：

“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

龙涛说道：

“谢谢！再见！红线！”

他弹身而起，张臂前扑，去势疾如流星。

红线忽然想起一件事，连忙高声叫道：

“龙涛哥！你弟弟叫什么名字？”

可是龙涛已经走得远了，只有红线的呼声，飘荡在夜空里，显得有一份苍凉。

红线抬头叹喟，脸下流下凉凉的两行眼泪。

看看夜空，浮云已经散去，三星已经当中，红线不敢稍怠。扳鞍上马，收拾起奔驰的心情，叱喝一声，“踢雪乌

云”拨开四蹄，飞也似的奔向归途。

“踢雪乌云”真不愧是千里名骥，全力奔驰，追风闪电，马背上的人，更是归心似箭，整个人都伏在马上。

一口气奔驰了两个时辰。已经远远地看到高耸在月光下的铜雀台，缓缓东流的漳水，已在蹄声中接近了。

红线这才嘘了一口气，侧耳细听，梆更已敲四下，大地一片沉寂。

红线缓下坐骑，腾身进入城廓，直扑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宅邸。

薛嵩彻夜未眠，灯下独酌，心头却是压着千斤重石。

他在想：

“如果红线此行失败，潞州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正是思潮起伏，主意不定的时候，门帘响起，红线俏然立在眼前。

薛嵩大喜，站起来连忙走上前，急急地问道：

“红线！此行情形如何？”

红线盈盈下拜，手里捧着金盒子，口称：

“有劳大人悬念，红线幸不辱命！”

薛嵩接过金盒子，连声“辛苦”，伸手扶起红线。又急着问道：

“经过有困难吗？有没有伤人？”

红线恭谨地答道：

“托大人的洪福，一切都还顺利。”

她便将盗盒的经过，叙述了一遍，但是，她省略了龙涛的那一段。

她觉得那不是重点，再说，龙涛是她同门师兄，自幼竹